

## 《高适集》版本考

孙钦善

盛唐著名诗人高适的诗文，在唐代已被汇集流传。就历代著录情况看，《旧唐书》本传称“有文集二十卷”，并提及《与贺兰进明书》、《与许叔冀书》、《未过淮先与将校书》三文（今不传）。至宋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高适集》二十卷。《崇文总目》著录《高适文集》十卷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《高适文集》十卷，集外文二卷，别诗一卷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著录《高常侍集》十卷。可知到了宋代，除唐代编定的二十卷本外，又出现了十卷本；并且据《郡斋读书志》，除十卷本外，又出现了“集外文二卷，别诗一卷”的辑佚之作。可见十卷本有缺佚；但又不是缺佚至半的重残本，十卷、二十卷之别，主要原因在于十卷本为重新编定之本。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多袭《郡斋读书志》和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，关于高集的著录，全同《郡斋读书志》，马端临是否确实看到附有辑佚的十卷本，不得而知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《高适诗集》十二卷，从分卷及单刻诗来看，是一种新本子，其详不得而知。至明清，二十卷本、十卷本皆有著录。明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著录《高常侍集》二十卷，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三十《集录一》载《高常侍集》二十卷。清孙星衍《廉石居藏书记》内篇卷上亦著录《高常侍集》二十卷，今传世本中

未见。而《孙氏祠堂书目》则著录《高常侍集》十卷，并注明“明刊本”，其他目录多同此，如丁仁《八千卷楼书目》等。

《高适集》传世之本，有不分体十卷本、分体十卷本、分体诗集本三个系统，仅合北京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，已颇齐备，兹分类胪列略考如下：

(一)《高常侍集》十卷，存前五卷，明抄本。半页十一行，行十八字，字体不佳，时有涂改。前有“大司马兼御史中丞蓝氏和印”，后有“蓝氏皇翁”印。此本序次、文字与清影宋抄本(详第二个本子)全同，可知是根据宋刊的抄本。现藏北京图书馆。

(二)《高常侍集》十卷，清影宋抄本。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。前有黄丕烈、翁同和、汪士钟等人藏印。字体影宋，摹写极精。前数页连原书版心所刻记载每页字数、刻工姓名的字样，亦照录不遗。避讳至宋宁宗。又《送浑将军出塞》中“弦”字缺末笔，当是抄者避玄烨讳，故可断为康熙年间或其后所抄。现藏北京图书馆。

此本前八卷为诗，不分体，亦非编年，每卷前皆题“杂著”，总计诗一百八十九题，二百二十五首。第九卷亦题“杂著”，收赋、赞各二篇，记、序、祭文各一篇。第十卷题“表”，收九篇。

明抄残本(见一)前五卷序次、文字皆与此本同，其祖本同为宋本。宋刊《高常侍集》，清初仍偶有流传，多被转抄。关于辗转影写宋本的情况，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卷四曾叙及：“《达夫集》予借林宗宋槧本影摹，族祖求赤又从予转假去录而藏于怀古堂。今宋槧本流落无闻。予本久已归之沧苇(季振宜)，此乃怀古堂录本也。”清陈树杓《带经堂书目》卷四上著录《高常侍集》八卷、文二卷，注云：“传录钱求赤怀古堂影宋本。”又《四库全书》所收之抄本，亦属同一系统。《浙江采进遗书总录》辛集著录《高常侍集》十卷，注云：“知不足斋影宋写本。”(《四库简目标注》云：《四库》著录系汲古阁影宋精抄本，当误。)《四库总目》于高集下注云：“浙江鲍士恭家藏本。”按，

鲍士恭即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之子。《四库提要》云：“此本从宋本影抄，内‘廓’字缺笔，避宁宗嫌名，当为庆元以后之本。凡诗八卷、文二卷，其集外诗文则无之。考明人所刻适集，以《太平广记》高锴侍郎墓中之狐妖绝句‘危冠高髻楚宫妆，闲步前庭趁夜凉，自把玉簪敲砌竹，清歌一曲月如霜’一首（按，即高集中《听张立本女吟》），并载入之，芜杂殊甚。又《九日》一诗（按即《重阳》），见宋程俱《北山集》，毛奇龄选唐人七律，亦误题适作。此本不载，较他本特为精审。”此说极是，除所举二首伪作外，尚有《奉和储光羲》、《塞下曲》（“君不见”）、《感五溪荠菜》三首伪作亦不载。然较他本亦有遗漏，如缺《塞下曲》（“结束浮云骏”）、《铜雀妓》、《酬庞十兵曹》、《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》、《同吕员外酬田著作幕门军西宿盘山秋夜作》、《哭裴少府》、《部落曲》、《赠杜二拾遗》、《逢谢偃》等九首。此本文字极佳（如《燕歌行序》“开元二十六年”，诸本多作“三十六年”、“十六年”，皆误，唯此本及明抄本未误。明铜活字本亦未误，当亦据宋本），且兼注异文，对于校勘参考价值极高。又题下、文中时有注语，为《唐诗所》、《唐诗纪》、《全唐诗》所袭，颇有助于了解诗意。

（三）《高常侍集》一卷，明抄《唐十八家诗》本，半页十行，行十九字，仅存诗，序次、文字同前两本，唯末多出《酬庞十兵曹》、《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》二首。现藏北京图书馆。

以上为传世本的第一个系统。

（四）《高常侍集》十卷，明刻本，无刊刻年月及刻书人，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。前有瞿绍镛“铁琴铜剑楼”印。现藏北京图书馆。题为“唐本明刊”，按当为明嘉靖以前覆宋刊本（参见后第五个本子的考证）。

此本前八卷为诗赋，诗分体。卷一先编列赋二首（《东征赋》、《鹞赋》），次为五言古诗，卷二至卷四，亦为五言古诗，卷五为七言古诗，卷六为五言律诗，卷七为五言排律，卷八为七言律诗、五言绝

句、七言绝句，卷九题为“表”，收九篇，卷十题为“杂著”，收赞二篇、记、序、祭文各一篇。此本九、十两卷，所题类名与清影宋抄本同，唯次序互倒，并将赋二篇抽出，列居卷一之首。

此本诗计二百零一题，二百四十一首，清影宋抄本所阙之十四篇，不论真伪，具存无遗，唯另缺《淇上别业》一首。此本的祖本，或为与不分体十卷本并存的一种本子，或据不分体十卷本增补改编而成（卷十题为“杂著”，正为不分体本之遗迹）。后出的八卷诗集本，盖又节取此本前八卷而成。故此本为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本子。

（五）《高常侍集》十卷，明覆宋刻本，无刊刻年月及刻书人姓名，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。原为郑振铎藏书，现藏北京图书馆。书后有郑振铎跋，云：“《高适集》，有明活字板本，凡八卷，有诗无文；又有张逊业东壁图书府本，亦只有诗二卷。以后翻刻张本的诸明刊十二家诗，像许自昌、杨一统所刻的，也都是二卷本。四库收的是十卷的影宋钞本，于诗八卷外，第九、十二卷是文，最为完备（按，实有缺佚，详前），惜未有覆刻本。曾在北京隆福寺修绶堂架上，见有明正德、嘉靖间覆宋刻本一部，亦是十卷，有诗，有文。一时匆促，未及购之。今天是夏历戊戌元旦，偕赵万里君游厂甸，偶忆及此书，因亟往修绶堂取之归。玄览堂所储唐人集，又多一善本矣。一九五七年夏，曾在藻玉堂取得一部明正德刻本《王昌龄集》，凡三卷。每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，与此本正同。闻正德时曾刻王、高、孟、岑四集，惜予仅得王、高二集。颇疑此种十行十八字盛唐人集，当不止是四家，且似不限于盛唐一代，朱警刻的《唐百家诗集》，亦是十行十八字，疑均出于南宋的书棚本。朱本有王昌龄、孟浩然二家，却无高、岑，不知何故。研讨唐诗刻本，是一大学问，非广搜异本，多集资料，不易有可靠的结论也。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灯下郑振铎记。”

此本行款、分卷、序次、文字同前一本(第四个本子),然字迹笔画稍瘦,且偶有讹缺之字,如《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》诗题,此本缺“入”字,可知当为同一系统的不同翻刻本。

(六)《高常侍集》十卷,明仿宋刻本,无刊刻年月及刻书者姓名,半页十行,行十八字,存前五卷,封面有李盛铎题记:“集本十卷,此仅存前五卷,木斋记。”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此本行款、篇目、序次与北京图书馆藏明刻十卷本全同。

以上为世传本的第二个系统。上海图书馆藏有高常侍集十卷,题为明嘉靖刊本,亦属此系统。

(七)《高常侍集》八卷,明刊《唐十二家诗》本,无刊刻年月及刻书人姓名,半页十行,行十八字,字体极佳。分八卷,卷一至卷四为赋及五古,卷五为七古,卷六为五律,卷七为排律,卷八为七律、五绝、七绝。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书名、行款、分卷、篇目、序次、文字,全同明刻分体十卷本(前三个本子)的前八卷,如分体十卷本缺《淇上别业》一首,此本亦缺;分体十卷本《李云南征蛮诗》“哺餐兼燹僮”,“燹”为“燹”字之误,此本亦因之。此本当为分体十卷本前八卷诗赋部分的节本,节其书而因其名,仍题《高常侍集》。

(八)《高常侍集》上、下二卷,明张逊业辑校,嘉靖三十一年(一五五二)江都黄埏刊《十二家唐诗》本。半页九行,行十九字,字体极精。现藏北京图书馆(北大图书馆亦藏有高集单本)。十二家顺序为:王勃、杨炯、陈子昂、骆宾王、卢照邻、杜审言、沈佺期、宋之问、孟浩然、王维、高适、岑参。《王勃集》前有张逊业撰《王勃集序》,末署“嘉靖壬子秋日”,即嘉靖三十一年。他集无序。

此本书名、篇目与分体十卷本前八卷及明无名氏刻《唐十二家诗》本(第七个本子)同,亦缺《淇上别业》一首。唯分卷有异,将前五卷之古体诗归并为卷上,后三卷之近体诗归并为卷下;又原卷七(排律)与原卷八(七律、五绝、七绝)次序互倒。故与上述两种本子

有渊源关系,或据分体十卷本前八卷重新编刻,或承第七个本子重新编刻,为明刊唐十二家诗本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本子。

(九)《高适集》一卷,明万历十二年(1584)杨一统刊《十二家唐诗》本。半页九行,行十二字,楷体。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十二家顺序为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、陈子昂、杜审言、沈佺期、宋之问、孟浩然、王维、高适、岑参,与张逊业、黄埠本有异。《王勃集》卷首有三序:黄道日《刻十二家诗序》、孙仲逸《刻唐十二家诗序》、杨一统《重刻十二家唐诗引》。杨序题为“重刻”,末署“万历甲申孟冬”。孙序云:“都有唐诸作而鹭之,则兹集数人为首。今海内人士,不翅沉酣枕藉之,故江都之刻(即张黄本),不数年已复初本。余友杨允大(一统字)再刊于白下,而校加精焉,属不佞序之首简。”末署“万历甲申玄提月”。可知系据张黄本(第八个本子)重加校勘刊行。各集分人校刻,其中《高适集》校者为丘陵(子长)。

此本虽不分卷,然分体,序次同张黄本,文字亦多同。唯缺《塞下曲》(“君不见”)一首(系伪作)。

(十)《高常侍集》上、下二卷,明郑能刊《唐十二家诗》本,无刊刻年月。半页九行,行十九字。原为郑振铎藏书,现藏北京图书馆。仅存孟、王、高、岑四集,各集卷首均题“晋安郑能拙卿重镌”。北京图书馆善本目录题为“唐四家诗”,据郑振铎《劫中得书记》云:“合刻初唐十二家者,有嘉靖壬子永嘉张逊业本,有晋安郑能本”,此“唐四家诗本”盖为由十二家诗溢出之本。

此本题“重镌”,书名、分卷、篇目、序次全同张黄本(第八个本子),文字歧异亦绝少,可推知系据张黄本翻刻。

(十一)《高常侍集》上、下二卷,明许自昌辑校《前唐十二家诗》本,据许序,万历三十一年(1063)刊。半页九行,行十九字。现藏北京图书馆(北京大学图书馆仅藏有《高适集》单本)。

此本书名、分卷、次第、文字全同张黄本(第八个本子),必据其

本翻刻无疑。

(十二)《高常侍集》八卷,明铜活字本,无刊刻年月及刊刻人姓名,《中国版刻图录》于明铜活字印本《岑嘉州集》下云:“铜活字本唐人集,传世颇罕,前人多误认为宋刻本。原书全目,已不可考。范氏天一阁藏三十四家,北京图书馆藏四十六家。观字体纸墨,疑弘(治)正(德)间苏州地区印本。”现藏北京图书馆。《四部丛刊》所收即此本。

此本书名、分卷、序次,与明刻分体十卷本(以第四个本子为代表)前八卷全同,而原缺之《淇上别业》一首,也已据不分体十卷本(以第二个本子为代表)补进,凡二百零一题,二百四十一首,成为传世《高适诗集》篇目较为完足的一个本子。文字情况亦基本同分体十卷本,并有所校正。如《李云南征蛮诗》:“脯餐兼𦉰僮”,“𦉰”字诸本皆误,而此本不误;《燕歌行序》“开元二十六年”,诸本多误作“三十六年”,此本同清影宋抄本(第二个本子),不误。但异体字、俗体字较多,盖受活字字模的局限所致。此本盖源出于明刻分体十卷本,然与同源之张黄本(第八个本子)系统无关,分卷、序次、文字多不同。如几处阙文:《同吕员外酬田著作幕门军西宿盘山秋夜作》“磧路天甲秋”,明刻分体十卷本“甲”字空缺,此本校补为“甲”字,张黄本及许本(第十一个本子)校补为“正”字;《哭裴少府》“□悲哭君去”,缺字同明刻分体十卷本,而张黄本及许本已补为“深”字;《崔司录宅燕大理李卿》“欲言归□□”,缺字同明刻分体十卷本,而张黄本及许本已补为“剡溪”。

以上为分体诗集本的系统。

(十三)《高适诗》四卷,《全唐诗》本,卷一至卷二为五古,卷三为七古,卷四为五律、七律、排律、五绝、七绝,各体序次同张黄本(第八个本子)。凡二百零一题,二百四十一首,数字与收诗最多的明铜活字本相同,而篇目互有出入:《全唐诗》多出《玉真公主歌》、

《途中酬李少府赠别之作》二题二首及《自淇涉黄途中作》其十三（“皤皤河滨叟”）一首，共二题三首；缺《奉和储光羲》《感五溪荠菜》二题二首（皆为伪作）。

按《全唐诗》为清康熙时彭定求等以明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、清初季振宜《唐诗》两书为基础增订而成。胡震亨，《明史》无传，据《嘉兴府志》：“万历丁酉（一五五九）举于乡，知合肥县。崇祯季年，荐补定州知州，擢员外郎。乞归，藏书万卷，日夕搜讨，凡秘册僻典，‘鲁’‘鱼’漫漶者，无不补缀扬榷。所著有《唐音统签》。”可知《唐音统签》成书于清初。据《唐音癸签》卷三十至卷三十三《集录》部分所记，《统签》的收集范围，包括各家别集、总集、诗话及金石刻辞、书画真迹。季振宜《唐诗》，以钱谦益汇集之《唐诗》残稿为基础编成，而钱氏书中的初、盛唐部分，又袭明万历年间吴琯等编刊的《唐诗纪》（初唐六十卷，盛唐一百一十卷）。吴琯《刻唐诗纪凡例》说：“是编多本人原集或金石遗文”，又说：“是编校订，先主宋版诸书，以逮善本。有误斯考，所据则从，其疑仍阙，不敢臆断，以俟明者”。可知搜集之广，校勘之精。《全唐诗》本高诗，与《唐诗纪》中的高诗部分，在篇目、序次、文字上基本相同，注文亦多同，唯《唐诗纪》缺《塞下曲》（“君不见”）、《渔父歌》二首，这说明《全唐诗》与《唐诗纪》相承关系的密切。又，将《全唐诗》本与高集传世其他诸本相较，在编排上变动较大，但在内容上则兼采众长。如保存旧本之校注（包括题下注及文中异文之注），与清影宋抄本几乎全同，盖有取于不分体之十卷宋本系统；补各本佚诗三首：《途中酬李少府赠别之作》、《玉真公主歌》、《自淇涉黄途中作》之第十三首；汰删伪作二首：《奉和储光羲》、《感五溪荠菜》；补阙文：《哭裴少府》“□悲哭君去”，据张黄及许本将缺字补作“深”，《崔司录宅燕大理李卿》“饮醉欲言归□□”，亦从张黄及许本将缺字补作“剡溪”，《同吕员外酬田著作幕门军西宿盘山秋夜作》“磧路天□秋”，则既不从张黄及许

本将缺字补作“正”，又不从明铜活字本补作“甲”，而是校补为“早”。可见《全唐诗》本高诗，是借阶于《唐诗纪》、《唐音统签》，进一步汇采高集诸本及总集、诗文评等有关方面众书之长的一个综合版本，颇有参考价值。

另外，还有不少有关的敦煌写本，虽不完整，但保存了传世高诗最早的版本资料，具有较高的补遗和校勘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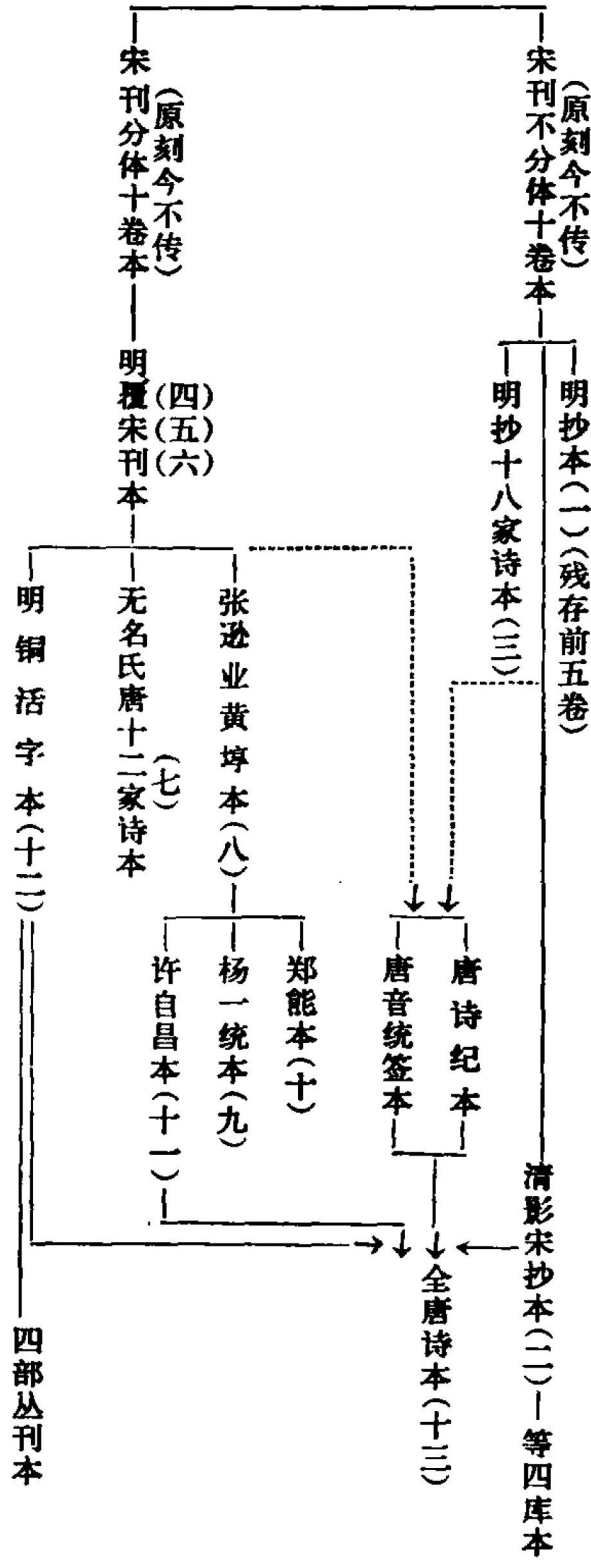
(十四)《高适诗集》，伯三八六二，凡三十六题，四十八首，为敦煌残卷保存高诗较多者，订讹补遗之价值亦很高。如其中有后世传本佚诗三首：《双六头赋送李参军》、《遇崔二有别》、《奉寄平原颜太守》，第三首思想艺术成就尤高，又是考证高适身世的重要资料。《武威作》二首即后世传本之《登百丈峰》二首，可据以订正后人严重妄改之讹误。如《其一》首句，诸本均作“朝登百丈峰”，此本作“朝登百尺烽”，以“百尺烽”为是，“烽”即烽火台，古时烽火台甚高，西北地区至今仍有遗迹。“烽”因形近误作“峰”（或后人不解古时烽燧之制而妄改），遂又将“百尺”妄改为“百丈”。其他可资订讹之处尚多，此不赘述。

(十五)《诗选》，伯二五五二，其中高诗凡四十题，四十一首，校勘、补遗价值亦很高。如其中有后世传本佚诗二首：《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》、《同李司仓早春宴睢阳东亭》，前一首思想艺术价值颇高，又是考证高适身世的重要资料。罗振玉辑印之《鸣沙室佚书》中署为《唐人选唐诗》之诗选残卷，存高适《信安王幕府诗》一首及《留上陈左相》前数句，下与伯二五五二高诗部分珠联璧合，实为此残卷割裂之部分。《信安王幕府诗》此本多佚句，可资校勘。

其他如：诗选，伯二五五五，有《塞上闻吹笛》、《别董大》二首其一；伯二七四八，有《燕歌行》；伯三一九五，有《燕歌行》（残）、《送萧判官赋得黄花戍》（佚诗）；伯三六一九，有《钱故人》、无题“一队风

唐敦煌写本(多种)(十四)(十五等)

唐二十卷本(历代至清见于著录,今不传)



来一队砂”(皆为佚诗);伯三八一二,有《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托兴奉诗》(疑伪);斯二八八,有《古大梁行》(残)、《燕歌行》;斯二〇四九,有《汉家篇》(即《燕歌行》),等等。

据以上考证,试将《高适集》版本源流系统图示如上页。

## 新校注本《红楼梦》出版

最近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《红楼梦》。这个新版本有两个主要特点:

一、采用的底本,更加接近曹雪芹原著。《红楼梦》的版本分为两大系统。一类是乾隆时期的手抄本,统称为“脂评本”或“脂本”。它同曹雪芹原著较为接近。另一个是晚出的程本系统,包括程伟元、高鹗的两次排印本(即“程甲本”和“程乙本”)和源出程本的其他一些刻印本,全书一百二十回,其后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补作。程本对曹雪芹原著作了许多改动,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,都远远不如原著。

以前排印的《红楼梦》,是用程乙本为底本;而新校注本,前八十回以时代较早、又较为完整的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(庚辰[乾隆二十五年]秋月定本)》为底本,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,并参考其他脂本和程本校订整理,正文文字更加接近曹雪芹原著;各回之后附有简明的校记,除说明校改依据外,他本有参考价值的异文,也酌情附列,以备参较。各脂本的回前回末题诗,也在校记中全部列出,供读者参考。

二、增加了大量新的注释,便于读者阅读。新校注本共有注释两千多条,注文近二十万字,举凡词语、典故、典章、文物、职官名称、服饰陈设、古代建筑、琴棋书画、释道迷信、医药占卜、诗词曲赋、偈语、酒令、灯谜以至方言俗语等等,都尽可能作了比较详细的注释。这些注释,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,有些专门性的问题,还请有关单位或研究者提过不少修改意见,撰写过许多条目,它们对理解和欣赏原著,有很大帮助。

· 史 愚 ·